



摄影：郝业丰

制胜搏击

■冯卓怡 阮高山

时近晌午，太阳亮得发白，微风轻轻搅动空气，把清晨留下的些许凉意扫得干干净净。

我坐在北京卫戍区某部训练场外的一片树荫底下，听着中士康文博描述他上一场搏击比武时的场景：“我们距离近得……我能从他的瞳孔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当时他的眼神就像要‘吃掉’我似的！”

“那你觉得，当时他能从你眼里看到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了一句。

“我估计他什么都看不到，我的眼睛太小了……”康文博说着笑了起来，把原本就不大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线。

这场比武是康文博近几年打得最艰难的一场，对手是他3年前以微弱分数险胜的陈鹏。比赛一开始，双方不分伯仲。进行至1分26秒时，康文博攻击对手的右拳，被格挡下来。由于用劲过猛，他感到右臂猛地疼了一下。

康文博用力地挥了挥拳头，疼痛感从小臂里面蔓延开来。他心里一惊，该不会是受伤了吧？上次比赛，一名选手被打出了鼻血，被当场叫停判输，康文博不愿意就这样输掉比赛。

趁着康文博走神，陈鹏顺势来了一记重击。“嘭！”哪怕戴着护具也能听到结实的响声。康文博眼前冒出一道白光，一瞬间脑子里竟然闪出老班长于超的脸……

康文博幼年时便进入军校学习，基本功比较扎实，但由于性格内向，平时话很少，在连队里一直不太显眼。他的班长于超，则是格斗课目专业骨干、400米障碍比武尖兵。在康文博眼中，班长身上仿佛环绕着一圈耀眼的光环。

当该部组建搏击比武集训队时，于超第一个就想到推荐有武术功底康文博参加。了解到竞争对手大多有散打比赛的经历后，康文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他找到班长说：“我怕输掉比赛，你会对我失望……”

“就这么想赢？”于超笑着问他。

“当然想赢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渴望被看见、被关注，就像你一样！”康文博直言不讳地说。

最后还是于超给他解开了思想疙瘩。“一个字，就是‘练’！把所有心思都放到训练上，让自己累到精疲力尽，没精力再去胡思乱想。”这是于超数次夺冠的经验之谈。他了解康文博这个兵，虽然平时一声不吭，但实际上心思敏感。所以，在比武场上，康文博首先需要战胜的其实是他自己。

为了让自己更灵活，康文博咬紧牙关坚持锻炼，硬是在一个多月里，将体重减掉16斤。为了提高出拳速度和精准度，他每天练习挥拳上万次，连睡觉都在梦中出拳蹬腿。这一年，康文博顺利夺得全师60公斤级搏击比武冠军，还通过了军事体能“特三级”考核评定。

“进攻！进攻！”台下的战友们扯着嗓子激动地喊着。

“冷静！康文博，清醒！你在干嘛呢？”战友的声音让康文博一下子回过神来。他一边抵挡陈鹏的猛烈进攻，一边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突然近身实施快摔，一下把陈鹏掀翻在地。

裁判哨声吹响，第一局结束。

趁着喘息的机会，康文博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：“冷静！冷静！”接下来的两局，康文博面对陈鹏的进攻主要采取正蹬、缠抱的方式，或保持距离，或拖延时间，防止对方继续进攻。为了不让对方看出异样，康文博的右手不时晃动几下，佯装进攻。同时为了避免再次受伤，惯用右拳的他改用左拳出击。突如其来的改变，反而让长期研究他拳法套路的陈鹏有些措手不及。

一路周旋到了最后一局的决胜时

刻，陈鹏使尽浑身解数发起猛烈进攻。康文博巧妙躲闪，找准时机顺势反攻，拼尽全力用单臂紧锁对手。“怎么还不结束？还有多久？”紧紧抱住陈鹏的康文博不禁抬眼朝墙上的挂钟望去。

这是他经历过的最“漫长”的比赛。康文博感觉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，身体的疼痛，与对手的胶着……这短短的几十秒让他倍感煎熬。就在他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，哨声吹响。

如释重负的康文博紧张地等待裁判公布分数。当听到裁判宣布蓝方获胜时，他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可当裁判转身要举起他的右手向全场示意时，康文博连忙低声说：“这只手受伤了，只能轻轻举一下。”

走下擂台，围上来的战友们发现康文博的右臂已经红肿，立刻叫来卫生员紧急处理。

赢了比赛的康文博在送医途中，还得意地给已经退役的于超报喜：“班长，我今天把冠军再一次赢回来了。不过，我也光荣‘挂彩’了。”

电话那头的于超关心地问：“疼吗？”康文博咧着嘴笑着说：“都高兴得忘了疼！”

我仔细打量着他的右臂，问：“伤已经好了吗？”

康文博没有回答我，而是扬起头，继续骄傲地说：“这次比武，我既是队员又是教练员，不仅拿到60公斤级搏击比武的冠军，同行的两名战友在不同公斤级搏击比武中也获得冠军，还有一人获得亚军。”说完，他笑起来，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。

（摄影：阮高山）

印象

搏击擂台上的康文博，敢打、敢冲、敢拼，与平日里腼腆内向的形象截然不同。他骨子里有着一股暗藏发力、不愿服输的韧劲。采访他时，我总忍不住盯着他的眼睛看。我发现，这名战士的眼睛不大却很聚光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眼睛总是瞄准目标的原因吧。

（冯卓怡）

八秒之内

■梁捷

比武是在下午进行的。大雨过后的训练场，太阳一晒，空气中散发着一股令人胸闷的气味。泥泞的土地被战车沉重的履带犁出了深深的辙印，沟壑间升腾着浓重的热气。

郝泽湘摸着脑门上那道浅浅的月牙形的疤，低着头回忆说，那次比武虽然不太顺利，但我们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作为连队的射击技师，郝泽湘是最早跟车学习步战车操作的。这次射击比武，要求步战车以枪代炮，操纵机枪于8秒之内击中数百米开外的靶标。他本是十拿九稳的，所以，头天晚上，当连长找他商量10个车组比武的顺序时，他建议连长带车率先上场，给后面的兄弟垫路、打个样。他自己则在场内随时协助其他车组调整打靶的策略，并且最后一个上场，为全连的比武收官。

但上午的这场大雨为最后一轮比武添了一段插曲。郝泽湘一跳进步战车的战斗室，就注意到狭小的舱室里，遍布着之前上场的战友们留下的重重叠叠的泥脚印。他一上手立刻发现了不对劲：机枪操纵台竟然毫无反应。他意识到，可能是先前上场的战友不小心踩断了某条线路，导致电传系统故障。10个车组比武都倚仗这台步战车，可现在已没有时间进行故障排查。郝泽湘的心跳骤然急促，血液一下涌上了头。

被誉为“钢铁连队”的5连是全营的训练尖子，在旅组织的教练射击比武中，前面9轮射击都打出了优秀的战绩，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。此刻，全连上下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，看他最优秀的射击技师，如何打出这关键的最后一轮。

是手动瞄准还是更换备用步战车？手动瞄准耗时太长，郝泽湘几乎没有犹豫就否定了这个方案；而备用步战



郝泽湘，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二营上士，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车上的机枪只进行了预先校正，还未经过实弹检验，射击可能存在偏差。根据考核规则，每一次短停间射击限时8秒。要在8秒内完成射击修正并击中靶标，对车组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郝泽湘很快平静下来，与车长、驾驶员沟通后，迅速将他们的意见汇报连长——向考核组报告故障，更换备用步战车。

连长望着出现故障的步战车，眼睛里似乎要冒出火星。可很快，他就从这几个年轻战士沉静的表情里觉察到，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扎实训练，他们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自信和勇气。连长向他们点点头，望着3个精干的背影跃入车舱。

步战车轰鸣着向前跃进，最先发现目标的是负责观察左侧和中部视野的驾驶员：“左前方，‘火箭筒’靶。”郝泽湘将眼睛贴在炮瞄镜上，迅速向左转动方向机。紧接着，工作帽里传来车长急促的口令：“确认目标，左前方350米。”郝泽湘透过炮瞄镜，在视野中一寸一寸地

搜索着，终于在半米多高的蒿草间锁定那个迷彩靶标。

一瞬间，郝泽湘立即发出口令：“短停，短停！”驾驶员果断换挡减速，平稳滑行，停驻在一个弹坑里。

车停枪响。与此同时，电台里响起驾驶员的数秒声：“1！”

“2！3！”郝泽湘观察到明亮的光点在空气中划过一条线，落在了靶标的左侧，弹着点偏左了！

数秒还在继续：“4！5！”郝泽湘屏住呼吸，向右稍稍调整了一下分划。

按照平常训练时达成的默契，驾驶员清楚，机枪修正后还有一次射击。可数到第6秒时，他还没等到枪响。驾驶员本能地挂上了挡，因为车辆发动起来至少需要2秒的时间。

“7！”就在车头微微晃动的一瞬间，枪声哒哒哒响起。靶标后方尘土四溅，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子弹已穿透靶心扎到了后面的土坡上，场外爆发一阵热烈的欢呼声！

忙碌的背影

■韩钢

10分钟后，于理想在礼堂西侧的小花坛里找到了电源短路的原因。原来是

中队组织打草的时候，有人不小心把埋在地里的电线打断了。

维修结束后，于理想捏着烧焦的半截电线对我说：“幸亏发现及时，如果有人误碰触电就麻烦了。”

就在他收拾工具包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把液压钳只剩下一个把手，疑惑地问：“班长，钳子坏了也不申请换一把？”于理想笑了：“不舍得扔，你别小看它，当年它可陪我打过一场硬仗呢。”

5年前的一天傍晚，于理想刚回到宿舍，机关营房科的电话就打来了，要求他马上带全工具，到营门口登车。

在车上，他才得知分营区断电了，数百名战友的工作生活受到影响。到场排查完故障后，他判断要想恢复电力系统，需要全面更换电缆材料。在与地方维修公司联系后，得到的反馈是，要用专业设备维修更换，花费较高。而且，向上级机

关请示报告，走流程审批资金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

于理想打定主意，自己干！需要更换的高压电缆和成年人的小臂一般粗，于理想扛着电缆钻地沟、爬电杆，被汗水浸湿的棉衣在冬夜里结了一层白霜。在进行接线、调试等细致的工作时，他只能摘下手套工作，双手被划出了许多小裂口。现在，他手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。

“连轴转了三天三夜，这把液压钳，就是在那个时候用坏的……”于理想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电话又把他叫走了，只给我留下一个匆匆忙碌的背影。

（摄影：韩钢）

印象

那天合闸后，营区的灯亮起来。战友们的欢呼声，于理想是在地沟里听见的。离开时，他望着眼前明亮的营区，疲惫感瞬间消失了。营房修理工也许是最普通，甚至最不起眼的岗位，但于理想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，把平凡工作努力干到极致，让人心生敬佩。

（韩钢）



康文博，北京卫戍区某部中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，获评“四有”优秀士兵3次。

本版图片制作：雷永莲

长征

第六二七期